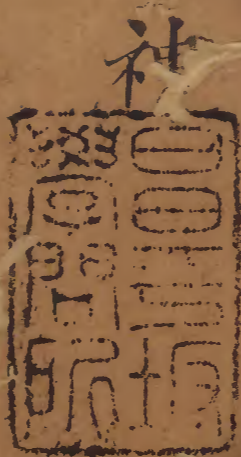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三百一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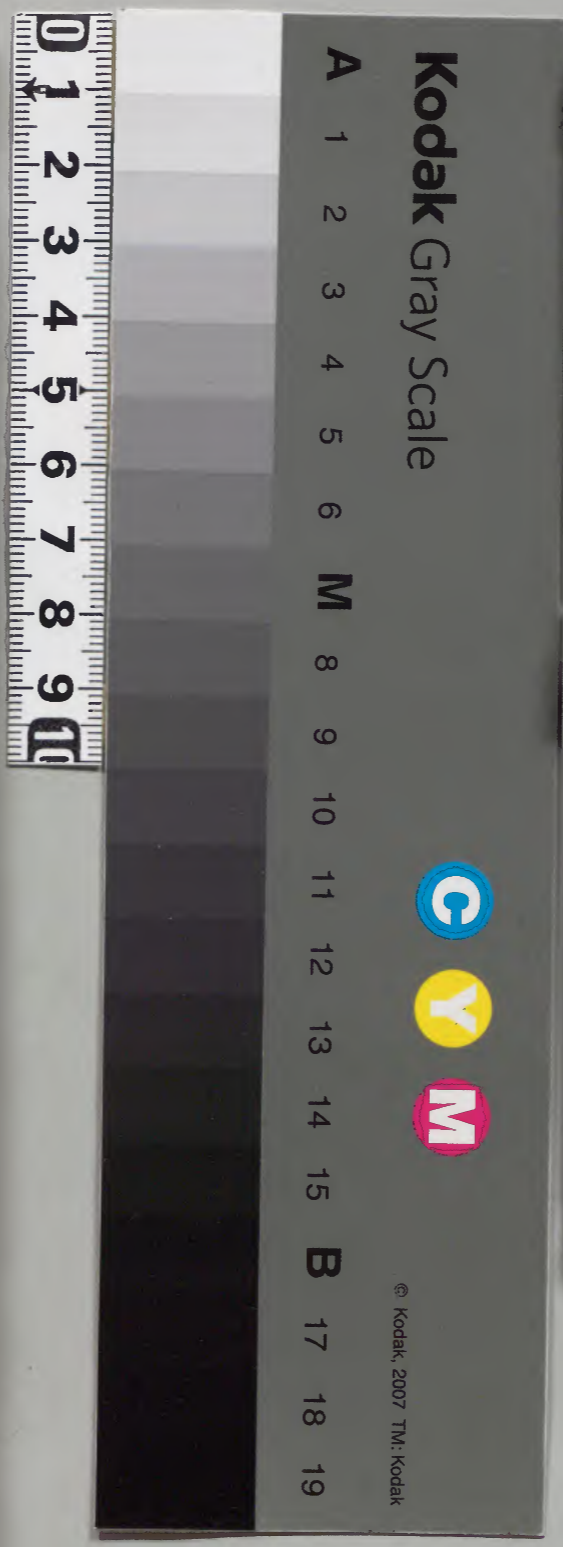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五九函	二九	三二九	漢書類
一〇架	二冊	九號	

內閣文庫			
三〇九函	三二九	三二九	漢書類
七架	二冊	九號	

小説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33)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長澤文庫

汝陰人

崔敏殷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駿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

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

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
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
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
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桂襦珠翠
璫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
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馐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
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藻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
碧有玉壘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蓮心蠟燭悉以紫
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
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竹交并
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
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

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
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
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
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旣爲詩人感悅之譏又玷上客挂纓
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
飴明日徧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
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其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
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
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燾許
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
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
與入內門宇巖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

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送贍給仍為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出廣異記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祈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

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關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即敕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為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敕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出廣異記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

手舞足蹈終不愧耻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
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
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
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
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
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
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
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
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
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
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
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

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
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
戒欲後人倣倣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倣耶魂曰
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
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出瀟
湘錄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薄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
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
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
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
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
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

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執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

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于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為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八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

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為已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與有大神五六月持金杵至王庭徒眾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已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為嘉福迴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出廣異記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出紀一

王峻

王峻氣克雄壯有龍虎之狀募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峻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啗捷奏稱軍士

威見峻領兵為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為峻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

出談賓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一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儻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

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克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闍古瓦反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

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啟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然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廻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為善自不至是又曰

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袍案來敕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天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竝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

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趣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縣縣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歛歛然空中朗言曰焦其王其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畧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因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絳州刺史而卒

出通幽記

衛庭訓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五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
之恒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其歡乃
邀與之飲庭訓復醉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
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
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
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
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
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
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
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
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
許之庭訓投藥卽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

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
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
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
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
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
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
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
秩不滿有人迎克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
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
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出集
異記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

長三天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荅曰
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
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
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
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
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
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
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出廣
異記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
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

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
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
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
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
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
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其爲
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其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
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
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
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
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
之見某恒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

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其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
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
君素貧士我相擡舉君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
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主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
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
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
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出廣異記

王儻

王儻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關西息槐樹下為傳
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儻曰為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
以後騎載儻儻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
置儻別院誠云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儻獨坐聞棒杵楚痛之聲

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為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儻悲愁佇立
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儻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
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
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儻不得
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儻本身自魂
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儻命開棺其妻已活謂
儻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王郎歸矣
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李廣琛

劉可大

奴蒼壁

南纘

王常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
 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
 至縣乃召金工為妾鑄金為觀世音菩薩像然不知告五日妾
 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
 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
 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

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即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却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蓋信內教

出紀聞

宣州司戶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肅司戶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為是神管郡耳司戶既蘇言之

出紀聞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近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為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劔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為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

出集異記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眊眊然又自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水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

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卽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貫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擊我入城投楊氏姊旬三二百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啟其

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

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

出戎幕
閒談

季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憇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髣髴尤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劍刃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惡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

出廣
異記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

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覩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慎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人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保兼致酒叙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已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同視黃衫吏爲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怏怏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

出廣異記

奴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壁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回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剗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偽爲

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未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出瀟湘錄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為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君豈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為陽道錄事我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迴崔妻問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應

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流半日請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出左
怪錄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自亦不克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

而下謂常曰爾何為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觀也徒聞秦始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為千載譏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及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為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

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爲念
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筭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
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
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
黃金賑濟之絕出瀟湘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三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璫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潁陽里正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
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
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鏽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
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闍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
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
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異室記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
 帝何在眾以為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
 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歸京闕號州刺史王奇
 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
 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
 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眾疑向婦人是其神
 也出酉陽雜俎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
 活云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見召汝郎作
 五道將軍因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為何所

答曰迎王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
 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廣異記

暢璿

暢璿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為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
 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
 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
 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為良久謂之曰某自揣
 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為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
 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
 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為一言也伍伯
 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
 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

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饗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自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切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

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鑰天明持簞相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啟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卽聞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出戎幕開談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

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
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
而旨甘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
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
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
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
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
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
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
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
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
不爲親乃爲已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

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
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
而卒

出蕭
湘錄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
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
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
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于
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感甚急卽入一府署嚴邃異常
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
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
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

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迴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今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原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儻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邊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為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為徵矣

出集異記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

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聳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為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為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訢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

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啟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

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道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出宣室志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曠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

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三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為憂
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

郎出宣室志

潁陽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
門下久之欲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
中間是何人荅云所由令覓一人行雨門外云舉家往嶽廟作
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門外人云此過客那
得使他苦筆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
如駱駝其人抱其上馳背以一瓶授之誠云但正抱瓶無令傾
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作點而下時天久旱下視見其居
處恐雨不足因爾傾瓶行雨既畢所由放還至廟門見已屍在

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為水所漂人家
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出廣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四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法智

李佐時

韋臯

竇參

李伯禽

蕭復弟

李納

崔汾

辛秘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辯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歡言終日常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

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
 坐寶蓮花又曾為詩贈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餘自歎無
 大故君子莫相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與左衛兵曹徐
 晃龍泉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修集於鋒宅會
 法智至令召勝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酌獻數百言因謂諸賢
 請人各誦一章誦畢眾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云浦口潮來初
 淼漫蓮舟搖颺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云
 眾人莫斲笑又誦云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
 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自云此作亦頗蹉躐又囑法智
 弟與鋒酌數百言乃去

出廣一
異記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太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

至龍丘會宗人述為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李舉明燈
 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
 荅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克驅使佐時曰
 已在哀制如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荅云是武義縣令竇
 堪舉君佐時云堪不相知何故見舉荅云恩命已行難以辭絕
 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聳兼令取
 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
 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
 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
 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祇承判官翌日述
 并弟造同詣佐時且說始末云的以不活為求一頓食述
 為致盛饌佐時食雉臠忽云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

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

出廣異

韋臯

韋臯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臯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疆安為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臯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為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柰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聲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鞠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眾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偽詔除臯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臯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許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臯鳳翔節度臯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官乃授兵部尚書而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出續玄怪錄

寶參常為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寶至即欲除
毀有日矣夢神謂已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
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
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人交焉其神
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寶入之後左右聞二
人笑語聲寶為柳州別駕官舍有空院寶因閉之俄聞有呼聲
三四尋之則無人寶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足乎曰是
也君理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寶係言處置
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

出戎幕
閒談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克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

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
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
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
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殺久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
又來傍人竝不知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蒙見錄得事高
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
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

出通
幽記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
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
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
而不荅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

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却
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閒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
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
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其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
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
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
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
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
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
都不見矣出逸史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

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維
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
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
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
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
於殿西南以彈弓斫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
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
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
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噬其膚引者曰
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尤在殿階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
人從東來形狀短潤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
言祐似欠嘔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栢悄然巖靜乃

薦奠而迴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樽蒲投
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
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
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
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
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出集
異記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
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款款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見一
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
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色絕世有
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

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
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
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
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粹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
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
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纒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
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訝仙官無狀而至
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唇如損
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
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

太平廣記
此苦出西陽雜俎

辛祕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卽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彊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俱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

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出西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

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
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鑠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
中人視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不則去無
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
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
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
有贖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
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今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
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車吏獨入廟中見其
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
也色甚喜旣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
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

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宿殃故吾
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
僧旣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
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
不敢忘旣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
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
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
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
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
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卽給曰吾善視
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
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繫生

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脩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
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
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
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
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愈
可脩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
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錘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
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
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
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
延矣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祭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
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益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

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不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
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
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
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脩我祠宇柰何致道成毀
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
我報讐耳袁生卽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
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已報言已不見生惡
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出宣
室志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旣喪父又幼性不
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
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

攜劔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旣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爲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躍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佩劔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覲待我微荅母恩卽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爲何神也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祇擅爲

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灑空中卽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臨別謂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遙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爲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爲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爲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

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節又問曰趙玉何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取趙玉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內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迹於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邇後絕然不至矣

出奇事記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女婿耽不敢阻請自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

具酒食而俟之有圜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圜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圜人固請耽因告之圜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圜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圜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柰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圜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圜人於大沙鑪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鑪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圜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圜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脩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慮言訖而去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旣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旣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大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卽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

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全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荅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卽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卽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卽終固辭拒唯乘舊馬後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旣多時頗以爲異一旦伺其將出佩卽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殽瀝酒祭地卽見婦人下馬就接

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卽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篋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卽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柰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僕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既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 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出河東記

卷第三百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沈聿

党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脩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塹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

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菁正衙之東街南北二巨門對啟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人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幕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卽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底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庭前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

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夢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卽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卽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蹙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遜慎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出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

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啟莊夫至云前夜火發北原之牛坊已
為煨燼矣聿終免焉

出集
異記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河東時
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
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
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
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再拜臺駘神召國清
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濕
且爾為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
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
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

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
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
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
門忽覺目皆微慘以手搔之愕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
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
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
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為衙將往年范司
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于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
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
所祐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出河
東記

太原小吏

王鐸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

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惧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諧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鏐薨時元和中也

出宣室志

村人陳翁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暑者以千數有昨陳翁者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揲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佩光采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為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

出宣室記

樂坤

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嶽廟以上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坤也冲遂改為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

出雲溪友議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為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

虎軒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
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鷲獸余數年之內
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卽在西城郡其形偉博
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
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憇息
之所也歲祀縣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
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今弟吉於襄陽從事乃書版寘於廟中塵
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出集
異記

崔澤

王鶚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常避暑於庭時風
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戴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于

階叱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懼而且惡命家
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
相府不許後月餘卒于郡

出宣
室志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
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
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
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絕國
世與韓氏爲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
大王討之神人領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
十二月而卒

出宣
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常爲郢語之

出宣室志

樊宗訓

硤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宗訓性疎悞不以神鬼爲意以鞭割其牆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生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遺凌轢恣橫謀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餘謀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神語長官土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若有教人侵奪前者遣阿師白於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且

誰卽與捕捉曰前縣令樊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幸長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卽應愈韋君謝之令人焚香洒掃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數日卽愈

出宣室志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恒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

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卽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出逸史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遶林一矢中之洞胃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克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

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脩謁之狀出曰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過老變易又如猿獮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歛坐如故旣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卽命弓矢仰臥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

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母類於猿焉

出原化記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每不縲紲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齋印而前宣云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園扉伺其

脩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疑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爲上將骨未圓實難壯威稜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妄處付司追凌華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脩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爲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槌俄頃有緇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賜華酒五盃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于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禪補量延半紀仍資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益求全身微規小利既歿之後責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歎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賻貲凡十千焉後十五

太平廣記
而卒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七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迴

鄭剪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輒召巫覡于庭中設酒食以樂神
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
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
下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
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
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

太平廣記

數日回疾愈

出宣室志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爲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爲鎮遏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爲畏乃命李六郎與疎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聲須臾聞笞捶之聲遣之云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爲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爲副使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令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

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宛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魁魍何曾見頭旋卽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郢近姿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

出博異志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其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爲婦

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所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摻者出口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口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後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葉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報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者從母夫楊曙爲中弁團戶於三異鄉徧聞其事就召榮母問

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

出續原
怪錄

劉元廻

劉元廻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廻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廻貴成其姦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翫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我所急之器也元廻本術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遯去爲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廻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

太平廣記 卷三百八 五百六十一
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迴則曰秦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則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真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厨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

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紆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卽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于市

出集異記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遽使脩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

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寶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

出唐統紀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慄然亦皆舂蠶如有所覩澥即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

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且軍容執鎚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脩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出河東記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脩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蹙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遂崇闕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日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

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為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

出集異記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盛又一人側坐容飾略同皆隆準盱目榻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為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檇蒲歸寤大異之髣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顧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為吉

解曰君夢得君而又見檇蒲者蒲也君後當如主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嘗屢謁河瀆及為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自戶部侍郎出為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輒備禮祠謁龜從時病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恍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輒大劇因自診前夢以為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豎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

衣黥剝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
年得幾許遽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載意
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爲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兒
姪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
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
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爲主如其言涉旬而稍
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爲必神之助又自爲文以祝神因出私俸
脩廟之壞墾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
神自舉襟袖以舞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爲五木之戲及至江
南方與從事復爲之龜從後入相罷爲少保歸洛大中七年卒
出龜從
自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八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蔣琛

張遵言

蔣琛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大湖中流
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
且之網俾免剗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
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湧
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
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
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
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慙誠由斯而來冀荅萬一能退咫尺以

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鰲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爲城遏浪爲地闢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榻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雪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覲五絕于茲雖魚鴈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哀腸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暄

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彼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簿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慚慄於是揖讓入門旣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駟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氣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旣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偃僂而進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湘江之孤鳧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

有脫簡

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荆洪

鍾之劍不剗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于五湖之上輝煥于萬古之夜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割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疑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

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抉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浙浙兮波緜緜蘆花萬里兮疑蒼烟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

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雪溪
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
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幾人
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
獻境會夜宴詩曰浪濶波澄秋氣涼沈沈水殿夜初長自憐休
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灑俶
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行處士獻境會夜宴
并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幢幢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淒
極浦朱絃聞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慙無輔佐功雲
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
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
砥砢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旣瑞器而無庸

今宜昏暗之相微徒剗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
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今靡羣援可之依血淋
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
芳歇兮江離秋日晚晚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羈菟汨沒
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于曩昔豈
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
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
兮羅珍羞金卮瓊竿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謂余持盃
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
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囂振簌簌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
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
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頽綱分辭皆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

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
覺神揚揚方歎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
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鳴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
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
國步顛蹶兮吾道邁凶虞鳴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
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
粗足展余拂鬱之心曾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
鼓兮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藜藜願保上
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雪郡城樓早鼓絕洞庭
山寺晨鍾鳴而颿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
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出集
異記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
芻秣見東墻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大大如貓
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
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
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
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
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
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
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
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
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
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蘓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

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緣愛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恐欲踏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悲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矣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八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獍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獍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

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與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

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迂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適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

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三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諱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較較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情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摘官也今君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出博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九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邾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
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
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箠厄
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
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
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

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疆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

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肌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鸞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

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榦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克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于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夢檢于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

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其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笑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出傳奇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憇于大樹下解鞍籍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勅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

言卽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御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沈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顧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

汗霖霖乃市紙萬張以焚之乃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克黨八百人

出河東記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餽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啟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及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連中重瘡仆於鬪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據簿書稱點名姓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訖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卽洗瘡傳藥乃曰汝可飲

少酒粥以求寢也卽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
同一井井乃周圓百步皆爲隊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
汲也時朝以罌缶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
刀朝心正貫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迴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
絕矣士俊旬日乃愈

出河東記

郗元位

河東衙將郗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日暮見
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
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
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
然無覩及迴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慄不覺墮
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愿卒

出宣室記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和中條烟靄嵐霏
昏旦在望又有漢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縷無隱太和中趙
生者尉于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漢泉
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泐泳久之吟曰夜月
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惧遂
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傍岸數十步
有神祠表其門曰漢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
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漢壤
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剗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
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墮

出宣室志

盧嗣宗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一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捧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輩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出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

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黷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

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
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卽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
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旣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
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
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
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
禍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擗之一
微憫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出纂異記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闕入舜城日將暮乃
排闥登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
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舍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

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
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
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
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
疑荅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日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
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側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
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荅曰長息問於公
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
矣朕捨天下于八百二十載曩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
我帝圖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

於詠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為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為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於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已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間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為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

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出纂異記

